

史記斟證卷一百十六

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

王叔岷

西南夷君長以什數，

考證：『中井積德曰：西字疑衍，漢書無。』

案汲古本漢傳，『西南夷』作『西夷。』補注：『錢大昭曰：「西當作南，南監本、閩本不誤。」官本作南。』

其西靡莫之國，

案漢紀十一莫作漠，古字通用。廣雅釋言：『莫，漠也。』

此皆魑結、

索隱：魑，漢書作椎，音直追反。

案師古注：『椎音直追反，結讀曰髻，爲髻如椎之形也。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魑字，音義同耳。朝鮮傳亦同。』漢紀『魑結』作『椎髻。』後漢書西南夷傳魑亦作椎。

自同師以東，

索隱：『韋昭云：「邑名。」漢書作桐師。』

案漢紀、華陽國志四南中志亦並作桐師。黃善夫本、殿本索隱，並略『韋昭云：邑名』五字，師並誤鄉。索隱單本亦誤鄉。

北至櫟榆，

索隱：『韋昭曰：「益州縣。」櫟音葉。』

案漢書、漢紀、華陽國志、後漢書櫟皆作葉。黃善夫本、殿本並略索隱。

徙、笮都最大。

索隱：『……徐廣云：笱音昨。』

案黃善夫本、殿本索隱，並略『徐廣云：笱音昨』六字。

始楚威王時，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、蜀、黔中以西。莊蹻者，故楚莊王苗裔也。

梁玉繩云：『……史、漢俱以蹻爲莊王苗裔，在楚威王之世。……通典辨之曰：「楚自威王後，懷王立三十年，至頃襄之二十二年，秦取巫、黔中。」後漢史則云：『頃襄王時，莊豪王滇。』豪卽蹻也。若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，屬秦陷巫、黔中，道塞不還，凡經五十二年，豈得如此淹久？或恐史記謬誤，班生因習便書。范所記，詳考爲正。……』

案漢傳補注引沈欽韓云：『華陽國志作頃襄王，與秦取楚黔中郡事較合。』今本華陽國志四南中志，作楚威王，顧觀光校勘記云：『史記正義、藝文七十一、書鈔百三十八、御覽百六十六又七百七十一，並引作頃襄王，必華陽國志古本如此。後人依史、漢改耳。』漢書地理志師古注引華陽國志亦作頃襄王。沈氏據古本華陽國志也。

蹻至滇池，地方三百里。

索隱：『後漢書云：其池水源深廣，而更淺狹，有似倒流，故曰滇池。』

考證：『王念孫曰：池下不當有地字，索隱本及漢書，皆無地字。』

施之勉云：『荀紀池下有地字，荀子議兵篇注引，池下無地字。張森楷云：「索隱」「而更淺狹，」各本而下誤脫末字，句遂費解。金陵本依後漢書添末字，是。今從之。』

案漢紀滇池誤靡漠，漠下有地字，非池下有地字也。索隱『而更淺狹，』說文繫傳二一引作『末更狹。』狹上蓋略淺字。華陽國志四作『下流淺狹。』下猶末也。

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。

集解：頰音案。

考證：『常頰，楓、三本作嘗頰，漢書作嘗破。徐孚遠曰：常頰，疑人姓名。』

施之勉云：荀紀『五尺道』作『伍人之道。』

案頰，集解既音案，則此文故本必作頰。楓、三本作頰，或形誤，或因漢傳作破而改之。頰、破並諧皮聲，可通用也。漢紀此文作『秦時嘗通伍人之道。』人疑

尺之誤。漢傳、華陽國志並作『五尺道。』

諸此國頗置吏焉。十餘歲秦滅。

梁玉繩云：『通典曰：驪王湫後十五年，頃襄王卒。攷烈王二十五年，幽王十年，王負芻五年，而楚滅。後十五年秦亡。凡七十年。何故云驪王湫後十餘歲而秦亡也？』

考證：『中井積德曰：「諸此國，」疑當作「此諸國。」而下文「此國」間脫諸字。』

施之勉云：荀紀「諸此國，」作『於此諸國。』

案漢紀「諸此國，」作『於此諸國，』或即中井說所本。然下文『皆奔此國，』即承此『此國』而言，不得強謂下文『此國』間脫諸字。『諸此國，』猶言『凡此國，』不必倒作『此諸國，』史記中諸與凡同義之例甚多。『十餘歲秦滅，』疑本作『十十餘歲秦滅。』即『七十餘歲秦滅。』十，古七字。後人不識，以為重一十字而刪之耳。

巴、蜀民或竊出商賈，取其笮馬犍僮髦牛。

考證：愚按，髦，疑當作駢。

施之勉云：『漢書髦作旄。本書貨殖傳：「巴、蜀南御滇、犍，犍僮。西近邛、笮，笮馬旄牛。」此作「髦牛，」漢書及貨殖傳作「旄牛，」髦、旄通。髦，不當作駢，考證非。』

案『髦牛』即『犛牛，』說文：『犛，西南夷長髦牛也。』（書禹貢孔疏引髦作旄。）繫傳：『其牛曰犛，其尾曰犛，以飾物曰旄。』故亦曰『旄牛。』亦即莊子逍遙遊篇所謂『犛牛』也。

建元六年，

案景祐本提行。

南越食蒙蜀枸醬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枸，一作蒟，音窶。』

索隱：『……又云：「蒟，緣樹而生，非木也。今蜀土家出蒟，實似桑椹，味辛似薑，不酢。」又云：「取葉，此注又云『葉似桑葉。』非也。」……』

案說文：『枸，木也。可爲醬，出蜀。蒟，果也。』段注：『史記、漢書有「枸

醬，」左思蜀都賦、常璩華陽國志作菹，史記亦或作菹。據劉逵、顧微、宋祁諸家說，卽扶留藤也。葉可用食檳榔，實如桑葚而長，名菹。可爲醬。巴志曰：「樹有荔支，蔓有辛菹。」然則此物藤生緣木，故作菹，從艸。亦作枸，從木。要必一物也。』索隱『又云：菹，緣樹而生。』至『不酢。』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『小顏云：枸者，緣木而生，非樹也。今蜀土家出枸，實不長二三寸，味辛似薑，不酢。劉說非也。』與漢傳師古注較合。又黃本、殿本索隱，並略『又云：「取葉，此注又云『葉似桑葉。』非也。』』十四字。

道西北牂牁，牂牁江廣數里，

正義：『崔浩云：「牂牁，繫船杙也。」常氏華陽國志云：「……乃改其名爲牂牁。』』

考證：『楓、三本牂牁下有江字。王念孫曰：牂牁下當有江字。道，從也。言從西北牂牁江來也。索隱本出「道牂牁江」四字，漢書、漢紀竝作「道西北牂牁江，江廣數里。」是其證。』

案王氏釋道爲從，（索隱已有說。）漢紀道正作從。（王氏引漢紀作道，併漢傳引之也。）景祐本牂牁作牂柯，與漢傳合。（漢紀作牂牁，非作牂柯。）王氏所據震澤王氏本亦作牂柯，（岷疑本作牂柯，王氏改作牂柯。）其說亦皆作牂柯。考證引王說，則皆作牂牁，依正文作牂牁改之也。索隱單本、黃善夫本並作牂柯，（王氏稱索隱本作牂柯，非其舊也。）黃本正義引崔注及華陽國志並作牂柯。今傳華陽國志亦作牂柯，漢書地理志師古注引作牂柯，當以作牂柯爲正，牂、牁、柯，並俗字。索隱本出『道牂柯江。』云：『崔浩云：「牂柯，繫船杙也。」以爲地名。道猶從也。地理志，夜郎又有豚水，東至南海，四會入海，此牂柯江。』黃本、殿本並略索隱。考證本脫索隱。

乃拜蒙爲郎中將，

考證：『劉攽曰：「『郎中將』當作『中郎將』，後『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，』同。」周壽昌云：「華陽國志作：中郎將。」』

案考證引劉、周說，本漢傳補注。梁氏志疑亦有說。

稍令犍爲自葆就。

正義：令犍爲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。

考證：『漢書葆作保。王念孫曰：「保就，」猶「保聚」也。』

案保、葆正、假字。王氏釋『保就』爲『保聚，』就、聚一聲之轉，是也。正義說，本師古注，釋就爲成，與葆字義不相屬，非也。（參看漢傳王氏雜志。）

從東南身毒國，

案隱：『身音捐，毒音篤，一本作乾毒。漢書音義：一名天竺也。』

案黃善夫本、殿本案隱，『一本』以下，改作『小顏亦曰：捐，篤也。』

滇王嘗羌乃畱，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嘗，一作賞。』

梁玉繩云：徐廣嘗作賞；漢書又作當，未詳孰是。

案嘗、賞、當，皆諧尙聲，古蓋通用，荀子君子篇：『先祖當賢，後子孫必顯。』

楊注：『當或爲嘗。』墨子尙同篇下：『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？』

賞借爲嘗。（嘗，試也。『試用家君』四字，蓋後人注釋『賞使家君』之文，誤入正文者。王念孫雜志以賞爲嘗之誤，『使家君』三字爲衍文，未審。）卽其證。

漢孰與我大？

案師古注：與猶如。

足事親附。

考證：『顏師古曰：言可專事招來之，令其親附。』

案師古說迂曲，未得事字之義。事猶使也，國語魯語下：『大夫有貳車，備承事也。』韋注：『事，使也。』

漢乃發巴、蜀罪入嘗擊南越者八校尉，

考證：楓、三本、漢書嘗作當，爲是。

案嘗、當古通，漢傳說嘗爲當耳。（補注稱官本作嘗，改從史記也。）楓、三本蓋改從漢傳作當。

行誅頭蘭。

案行猶因也。（行、因同義，項羽本紀、留侯世家並有說。）

并殺笮侯、扈驪，皆振恐。

案御覽一六六引駢下有等字，『振恐』作『震懼。』漢傳振亦作震，古字通用。
符都爲沈犂郡，扞駢爲汶山郡，

案漢傳犂作黎，汶作文，並古字通用。
其旁東北有勞浸、

梁玉繩云：漢書作勞深，國名。

案通鑑漢紀十三從漢傳作勞深，下同。浸、深古通，呂氏春秋本味篇：『浸淵之草。』高注：『浸淵，深淵也。』卽其證。

滇王始首善，

考證：『顏師古曰：言初始以來常有善意。』

案『始首，』複語，首亦始也。爾雅釋詁：『首，始也。』師古釋『始首』爲『初始，』『初始，』亦複語也。

滇王離難西南夷，舉國降。

梁玉繩云：『「滇王離難西南夷」句。史詮曰：漢書無難字，蓋離、難二字相近而衍也。』

考證：『中井積德曰：「『離難西南夷』五字，不通。漢書作『離西夷』三字，顏師古云：『謂東嚮事漢。』」愚按「西南夷」三字，涉下文而衍。離難，滇王名。』案此似當讀『滇王離難』爲句。『西南夷舉國降』爲句。『離難，』謂遭兵難也。（公羊隱四年傳：『請作難。』何注：『難，兵難也。』）此承上文『天子發巴、蜀兵，擊滅勞浸、靡莫，以兵臨滇。』而言，『以兵臨滇，』故滇王遭兵難也。難字非衍文；『離難』亦非人名。漢傳蓋脫難、南二字耳。通鑑略『離難西南夷』五字。

獨夜郎、滇受王印。滇小邑，最寵焉。

考證：楓、三本受上有王字，印下有而字。

案景祐本印下亦有而字。

西夷後掬，剽分二方，

索隱：掬音剪。……言西夷後被掬迫逐，遂剽居西南二方……。

案黃善夫本、殿本索隱，並略『掬音剪』三字，『掬迫逐』並作『掬割。』